

第一单

□蔚新敏

小至今年大学毕业,由于疫情,春节没回家,就在学校附近的一家五交化公司实习。

带小至的是位老销售,叫老颜,让小至负责推销一种防水材料,说这牌子挺考验人,好几个业务员都栽在了这个产品上。小至保证好好干。

小至拜访了全市所有的五交化商店后,选定了王姐的店,三区交界,门头大,有停车位,顾客多。老颜意味深长地拍了拍小至的肩膀,祝他开门红。王姐一听小至报上公司名和材料品牌,就直接拒绝,说缺货。

小至连着两周上门,天天去看王姐的脸色,王姐要忙他就旁边等,偶尔搭把手,抽空跟王姐搭讪两句,王姐有时候鼻子哼哼两声算答复了,有时候根本就当他当空气。王姐态度好转是有天早晨她没吃饭,饿得低血糖,是小至及时递上了一份外卖。虽然吃人家的嘴软,但是王姐还是拒绝的口吻:“这牌子可是臭大街的,你们公司也早在我的黑名单里。摆在这里,卖不出去我肯定要退,这货不可能砸我手里。”小至忙解释:“我先铺货,第一次可以欠着,不用付款。”又保证卖不出去全退。王姐这才让小至帮忙腾出了一个存身位,把三桶防水材料摆好,然后打了一张420元的贷款欠条给他。小至特兴奋,哦,这是此生事业的第一个单啊!激动得都不知道把欠条放哪儿好了。

回到公司交账,小至才发现,王姐那张欠条真的找不到了,浑身上下、车里、库房、宿舍,哪儿都没有。怎么办?老颜让小至去找王姐再补一张欠条。他说得灯草灰似的轻巧,小至傻呵呵就去了。

王姐正要下班,皱着眉头说:“我现在给你补了,万一哪天找到了,再找我又要份,我找谁理去?”尽管小至说他用人格保证,诚实守信,绝对不会要两回,但是王姐说:“这年头,谁信人格,你保证有什么用?”拉下卷帘门走了。留下小至灰头土脸,在风中凌乱。他怨自己没出息,欠条就是钱啊,丢了就得自己贴。他当下给老颜打了420元的欠条,又保证自己不会跑路,因为还需要公司在实习表格上盖章呢。有个业务员听说后,鬼魅一笑:“这不叫啥难事,堤内损失堤外补嘛。”小至问怎么补?人家要求先请吃顿涮肉……小至只好先不理他了。

没想到,一周后,王姐开始大批要货。小至送到店面,王姐没工人,小至直接送到客户的工地,卸货,还给搬上楼,忙得满脸都是汗。第二天,王姐又让小至送一车货。第三天……

货送到工地,工地的采购逗引小至:“这里的工程大,批量要货,你直接供,赚的钱咱们俩平分。”小至摇头,告诉他自己只是搬运工,业务找王姐。正说着话,不小心桶掉地上,盖子开了,小至赶紧用手去护,唯恐防水材料流出来。

两个月后的早上,老颜表扬了小至:小至虽然只是实习生,却是春季的销售冠军!特别是王姐新包的小区防水工程,指定要小至的货,而且小至又联系成了两家比较大的店。小至倒没感到多光荣,他觉得自己就是卖点劳力,大家不都一样吗?

老颜却说,小至跟大家不一样。原来,这款防水材料,每桶里都装着50元的红包,扫二维码就能收。工地干活的人工都知道,有的业务也知道,所以之前几个业务员改锥撬开桶盖,把钱扫走,施工的师傅没了甜头就不想用这产品,质量再好都不用,商家自然就卖不出去,公司和商品名誉都受到了严重影响。以前所有偷偷扫过红包的业务都被开除了。公司很被动,只好先铺货,然后主动赔款第一次货款,以挽回名声。但是这一阵,小至送的货,没有一桶被先扫过红包的。

老颜问小至:“如果你早知道有红包,会不会跟他们一样?”小至答:“我看到过红包,就是桶掉了那次。但是,我不能‘溜门撬锁’,桶盖不是锁,但锁在我心里。”老颜满意地点点头。

那天早会的尾声,老颜把小至写的那张欠条还给了他。其实王姐早在第一次主动要货的时候,就给补了欠条,小至自己给老颜写的这张当然就作废。老颜说:“这是你走进社会的第一单,也是你的成绩单,很漂亮,你拿着。”

第7天

□曹隆鑫

1

儿子咽下最后一口饭,盯着他问,妈妈什么时候能回来?儿子的母亲是护士,疫情一暴发,她就去支援疫情更严重的兄弟城市,已经是第七天了。

儿子见他收拾餐具为由拖延他的问题,又继续追问,爸,昨天晚上妈妈真的和你视频了?他点点头说,你妈一大半都在问你的事,我只是实话实说,告诉你妈,你在吃饭这件事上表现得越来越差劲了。

儿子昂起头说,可是,你做的饭菜是越来越难吃了!他说,可是什么?就连那么简单几首诗你都背不出来!儿子低了头,轻轻地说,那不是太难了嘛……他拿筷子敲着碗沿说,那你以为做饭菜就这么容易的?

晚饭后,他照例挑了几首诗让儿子背。儿子从书房出来,坐到客厅的沙发上。他说,去书房。儿子说,不,我在这儿,妈妈一来电话,我就知道了。他在书房看了一会书,后来也来到客厅,坐在儿子旁边的沙发上。

儿子的这个比喻说到了他的心上,他也觉得七天如熬了七年。正感慨间,门铃突然响起,儿子一把扔掉手里的诗卷,跳起来,喊,可能是妈妈回来了!

儿子跑去开门,他急喊,别开,先看看是谁。他一把拉住儿子,抢步上前,眼睛抵住猫眼。儿子的小手一下一下地扯着他的衣角,问,是妈妈回来了吗?

2

他没理儿子,大声问,谁啊?此时小区里往来的只有少数几个志愿者。他也曾做过志愿者,客厅的电视背景墙旁,还挂着他做志愿者时和某位领导的合影。这次孩子的母亲没和他商量,就报名出征了。他说不能缓缓再去,孩子的母亲看着他笑了笑,说,别担心,我会照顾

朱家湾原来有四五十户人家,在省城当差的就老庄的儿子庄伟一人。因为庄伟,大家都高看老庄一眼。老庄很滋润,常常腰里别个收音机,背着手在湾子里晃来晃去。逢年过节里,庄伟是一个步行回来,后来是开私家车一家三口一起,如今已是专职司机开车,秘书跟着拎包,县上有人陪着回来。

庄伟知道父亲爱摆两口,每次回来都给他带酒。早前是用塑料桶打散酒,后来是瓶装酒,现在基本是用矿泉水瓶放一纸箱装回来。老庄最爱的就是这“矿泉水酒”,越品越有味。只可惜,现在没有人和他分享。湾子里的人陆陆续续都搬到镇上县上去了,以往那款烟袋袋鸡犬之声相闻的兴旺景象,早已不复存在了。庄伟给老两口在省城买了房,多次想接他们去住,老两口也去过几天,但总眷恋朱家湾的山水。

近两年的五一、国庆、春节这三个节日,儿子都要带着儿媳、孙子回来看望老两口,除了给老两口带些吃食外,给老庄的“矿泉水酒”从来没少过。

一次,搬到县城的老根子回来看望老庄,老庄用矿泉水酒招待老根子,老根子咂了咂嘴,珠子瞪得溜圆,惊诧道:“好你个老庄,真是深藏不露啊!没想到,你这瓶子里装的竟然是茅台?”老根子一脸愕然:“不会吧?”老根子再品一口:“没错,就



《守护美好生活》(中国画)

□皮理文 徐那

4

好自己的。猫眼里没看到志愿者的一身红马甲,他有些狐疑,没开门。门外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,我,我是楼上的小张……你们吃过晚饭了吗?

他心里一惊,这时候怎么还会有邻居串门?别是有什么麻烦。于是淡淡地回,小张啊,我们吃过了,要休息了。他说完转身便走,儿子还站在门边。他说,还不快过来!儿子扭头说,爸爸,我们为什么不给小张叔叔开门?

他上前一把拉过儿子:你干什么这么啰嗦?儿子嘟着嘴巴,被他拉回来。儿子歪在沙发上继续背诗。他说,你今天是怎么啦?老是背错!儿子说,明天我能出去玩吗?

不能。儿子说,小张叔叔为什么不待在家里?你不是说应该待在家里吗?你的问题怎么这么多啊!学习上有这么好问就好了。儿子说,叔叔家里就他一个人,会不会找咱们有什么事?

还问!夜沉沉,背诗的儿子很快抵不住瞌睡虫来袭,率先到梦中跟他妈妈亲昵去了。

3

他仍在客厅看书,突然又听

是这个味!我儿子过年给我买了一瓶,我现在还留着小半瓶,真想等你老哥来县城,我们一块喝了吧。”

老根子走后不久,庄伟检查工作路过朱家湾,又给老庄搬了一箱“矿泉水酒”。老庄心里有事,再三打问,庄伟才道出这酒的来历:“爸,这是茅台。但为了避嫌,下面的单位换了瓶子,喝时一人一瓶,不怕摄像,走的时候搬车上,也不惹眼。”

“啊!这样的酒瞒得住镜头,瞒不住良心啊!虽说这不是哪个人给你的贿赂,但单位的恩惠也不能收啊!几年前我砸了你的两瓶酒,难道你忘了吗?天你就不可能去坐牢!”老庄盯着儿子的脸,语重心长。

…… 十年前的大年三十,晌午,过年的鞭炮在朱家湾噼里啪啦地噼个不停,庄伟的专车徐徐地停在老庄家的大门。司机把两个包拎进老庄家后,打个招呼就走了。老庄笑眯眯地说:“回来过年就行了,还带这么多东西干啥?”

“爸,儿子给你带了两瓶好酒。”庄伟从包里提出两瓶茅台。“真是好酒!是你买的,还是人家送的?”老庄接过酒时,喉结抑制不住地滚动了一下。

“好酒你喝就是了,管它是儿子买的,还是人家送的。”庄伟说。

到轻轻的敲门声。按他刚才的性子,听见了也会没听见。可想起儿子对一个邻居的牵挂,他以前常教育儿子要和同学互帮互助,今晚他自己做得差劲了。想到这里,他轻轻地走过去,轻轻地打开门,还是小张。

门外的人忙后退了几大步。他说,小张,你是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吗?小张一愣,很快背过身,结结巴巴地说,我好像有点感冒,一天没吃饭了,想……

他一惊,说,你等等。关上门,转身去了厨房,泡了一桶方便面,把儿子说得很难吃的鸡腿夹了两个放在上面。拉开门,他没看到小张,远远楼梯转角传来声音:你先放在地上好了,谢谢!

他关上,在门边站了一会儿,听见有脚步声轻轻地贴过来。门外的声音继续,大哥,你是好人,真谢谢了!我其实不饿,但有点咳嗽,怕发烧……记得你家人有人在医院工作吧?我是想找个人商量一下。

他看了看时间,儿子的母亲应该还在忙着,这当口都是加班加点。儿子的母亲昨夜摘下口罩和他视频,她的脸上被口罩勒起几道紫红的褶印,让他好一阵心疼。

他慢慢开了门,小张迅速地往后退去,远远地缩在楼道洁白的灯影里。

“刘公

他往儿子房间看了一眼,心想,明天就去小区报名做个志愿者吧,不能在这小子面前再怂了。

…… 想到这些,老庄重重地戳了戳儿子的脑门:“那两个碎酒瓶,才是老庄家的传家宝啊……这些矿泉水瓶里的,喝着不干净!”

他也不敢直视,只轻轻说,孩子妈妈这些天一直在医院值班,不在家。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这样自己撑着,主动跟咱们小区里的志愿者说明情况,去检查一下吧。

说完他转身,又嘱咐道,等等。

关上门,他又拿了两包儿子吃的饼干,苹果只剩几个了,也还是拿了两个。走到客厅时,想了想,往塑料袋里放了两只口罩。

他进屋关上门,听见小张走过来,拿起了这一塑料袋。小张下楼走了。他走进卫生间,一边洗手,一边想,小张会不会找得到志愿者帮忙呢?是不是应该陪他去社区的防疫工作点呢?

这样想时,他感觉自己的双肩往上一耸,仿佛又成了一名有担当的志愿者。他还看见远方的妻子朝他回眸一笑。手机这时响起微信视频的铃声,是儿子的母亲打来的。一个害怕蟑螂的护士,现在有人喊她们白衣战士。

他往儿子房间看了一眼,心想,明天就去小区报名做个志愿者吧,不能在这小子面前再怂了。

传家宝

□刘公

那时端午

□邓勃摄

龙虎斗

□王又锋

如果年轻代表潮流,那么老代表什么呢?老铁铁飞龙这一辈子,就做了一件事:制茶。他的父亲做茶,他也是。现在,儿子铁新虎也做茶,虽承父业,却不承父志——他要创新,说老传统“熬忒”(out)了,就是不适应新的时代。

老铁做茶用老法子,从采摘到晾晒、从揉青到包揉、最后到文火慢焙纯手工,每一道工序,都要耗费大量精力。就拿包揉来说,分“揉、压、搓、抓”等不同动作,单讲揉,还分轻揉、重揉,揉一会,要停下来,把布袋解开摊晾,否则茶就会闷热发黄。

在铁新虎看来,父亲是老顽固,都什么年代了,还手工作业,效率多低呀。做生意,要的是事半功倍,而不是事倍功半,采摘、杀青、烘焙,全都上机器,快速、大批量规模化生产。

再说了,这年头,真正懂行的人不多,更多的人是“外貌协会”的——看重的是包装的精美。不是有句话说嘛,买茶的不喝茶,喝茶的不懂茶。

因此,铁新虎接手后,制作工艺上是上机器,提高生产效率 and 规模。产品定位上,走礼品装的路子,在外包装上下工夫,设计精美、材质高档。短短十年工夫,家里的制茶规模大幅增加,赚的钱比老铁一辈子的都多。

新虎颇为得意,常常炫耀,怎么样老爸,认输了吧?有句话怎么说的,时代潮流浩浩荡荡……老铁笑而不语,懒得和儿子争辩,端着茶壶去村口大树下喝自己做的手工茶去了。

这十年里,退居二线的老

荒芜

□付振双

“还行吧,你呢?”说出这句话时,他就犹豫了。这几个月,匆匆忙忙,偶尔从县城北部的小乡村回到南部的老家,不长不短一百里。这些年里,以家为原点,上学时的三十里拉成一千里,然后转过身,又被浓缩为一百里。距离仍在,心依旧荒芜着。

透过手机,他清晰听到了一声叹息。接着,就是絮叨,既有对研究生生活的不满,也有对前路之忧虑。

大学毕业时,全专业66人,参与考研的有十来个人,可成功晋级的就三个人,他是其中之一,真是好多人始料未及的。用男314宿舍来自广西的老大的话说,她是杀出来的一匹黑马,一朝众人晓。

不过,对他来说,这些都没有什么特别,或者存在些需要说明的意义。说到底,一个来自海南的男孩,跑到了北方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城,然后以考研的方式回老家,谋个好职位,是个非常不错

当然,要是没有大学后期的几次联系,也不会有这一天跨越半个中国,一南一北,近于天涯海角传音式的通话。而每一次联系,几乎都是她建立的。谈话内容如烟消散,他只记得,她抱怨过大学情感的苍白,宿舍某些人夜不归宿的随意。

“你还写东西吗?以后写那种长散文,我可以帮你推荐……”一段简短的沉默后,她缓缓地说道。初夏的风带着来自遥远海面的湿气,让温暖中弥漫了躁动。布谷鸟贪婪地叫着——布谷布谷,他的记忆被分隔开一块块,有的写着宿舍日子的狂欢,有的写着特定日子里的某种难

铁,从不干涉儿子的经营。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坚持,那就是每年都要在老宅里,做一批手工茶。不为别的,就自己喝。是的,老铁就喜欢喝手工茶。

不料近年来,潮流突变,富裕起来的人们对生活有了更美好的追求——喝茶开始讲究品质,手工茶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爱,特别是成功人士追捧。而机器做的机茶竞争日趋激烈,包装战、价格战打得天昏地暗。

铁新虎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,却想不出更好的办法。又过了两年,手工茶越来越火,价格如爬山越来越高。铁新虎来到许久不曾回的老宅,推开房门,扑面而来的香气让他惊呆了。只见四间正屋全是茶,一笼一笼的。每一笼都标着年份,制茶人一栏均有父亲的亲笔签名。

这些都是父亲这个老茶人的纯手工制作,又放了这些年,真的出售的话,价格还不是自己随便定?

铁新虎安排媒体对父亲这十几年坚持做纯手工茶的事迹进行了报道,业界震动,各路经销商纷纷上门请求合作。

铁新虎心服口服,对老铁说:“新虎,你不是眼光好,一个人眼光再好,时代瞬息万变,总有看走眼的时候。我不反对创新,但创新不能只搞花架子,包装再精美,忽悠悠得一时,忽悠不了一世,关键是做好茶。制茶说到底是一种工艺,手工手工,是手上的工夫,千万不能丢呀!”

老铁听了,丝毫没有得意之情。他喝了口茶,语重心长地说:“新虎,我不是眼光好,一个人眼光再好,时代瞬息万变,总有看走眼的时候。我不反对创新,但创新不能只搞花架子,包装再精美,忽悠悠得一时,忽悠不了一世,关键是做好茶。制茶说到底是一种工艺,手工手工,是手上的工夫,千万不能丢呀!”

堪,也有的写着毕业照上的流连或企盼。或许,也有一块碎片上,歪歪扭扭地写着属于十七岁的失眠夏夜,一个名字因温柔而温暖。

通话持续了不到半小时,接着,他仿佛如释重负,咧了咧嘴,躺到了久违的床上。工作单位那院子里的旗杆,再次进入了他的梦里,旗子如往常一样被拉扯得“咔嚓”作响,让梦跟着颤抖。

后来,她成了那家海南名刊的实习编辑,又正式入职。他们电话联系的“壮举”再也没有了,蜻蜓点水式联系只停留在了微信上。小小的软件,更小的图标和话框,成了视野所及,心之所牵。时光匆匆,治愈病痛最好的良药就是时间,泥沙俱下,万物冲走,我们要变得不屑一顾,要么踏着通向墓地之路求得另一种长生。

聊天中,她几次提到约稿。可他,一想到自己阅历少,文字深度和广度不够,便一口谢绝了。两颗行星,不会存在交集,否则只能粉身碎骨,这样的道理,谁都会懂。

再后来,后来成了名副其实的后来,夏风不再,聊天不再,青春也不再。其实,他清楚地明白,青春早就不再了,可惜的是一切都和她无关。要找个时间点的话,大概是从踏出大学校门那一刻起,所有关于青春的梦都失去了。而大家口中的那个“小二”,在四年时光中,成了他不变的代号,也成了他作为宿舍老二最后的青春印记。

布谷鸟肆无忌惮地叫吧。她的心底,注定有别人,正如他的心底,永远不是她。

